

四庫全書

經部

詩纘緒卷十二

元　劉玉汝　撰

小雅四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禄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禄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周公營洛為朝會之所於是洛之形勢氣象非復前

日之洛矣諸侯朝會者覩洛都之盛大而歎美之然每章之首止言水者洛本以水名舉水之深廣而都之盛大可知矣此福祿指實迹而言葢諸侯以天子之至此其道德光華威靈顯赫諸侯雲集而四方輻湊國勢隆盛而人心齊一以是為天子之福祿而頌美之作起也武事貴奮揚又時平武備易弛故以作為美次章鞸琫有珌即韎韐有奭之意包福祿在其中末章福祿既同即福祿如茨之意而作六師之意

亦在其中反覆含蓄而申詠之泱泱本句疊字重韻

又合後章重韻為韻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今是以有譽處兮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鶯只詠桑扈之羽與領有文章耳舊説以為詠諸侯之有文章如此則是比而非興矣此篇四章皆頌中寓禱意先言樂只後言君子以德言此先言君子後言樂胥以心言祜言素所受之福屏言素所任之職

天以見其福之大萬邦以見其任之重皆頌也所以知其為頌者以先受福而後任職也

此承屏而始言德承祜而申言福有德而不矜故戢有德而益謹故難惟戢惟難所以受福豈不者已然之辭尤可見其為頌也

末章乃言燕飲之事觩觩酒柔言無失禮也百辟為憲下交之德也燕無失禮上交之德也彼于上下交際無所傲慢如此故未嘗求福而福自來求之此篇

本稱諸侯之有福以為燕飲之樂然天子之待諸侯
專頌美而無戒勉古人無是也故受天之祜受福不
那萬福來求頌美之中有祝願之意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鴛鴦在梁
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乘馬在廄摧之秣之
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乘馬在廄秣之摧之君子萬年
福祿綏之

此篇四章皆禱中寓頌意正與前篇相對大抵人臣

受君恩意而無以報答則惟有祝其福壽而已祝之不足故其辭繁復再三而不能自已如樛木天保瞻彼洛矣與此篇皆是而此篇尤與樛木相似不稱其德止願其福而德自可見尤得臣下尊君不敢讚述之體故此篇頌意實寓於禱之中或曰鴛鴦乘馬不以興天子當以興福祿曰不必然也古人託興多隨所觸而借以興詞凡物之美者皆可取不屑屑較也後世多忌諱嫌疑故奉君之辭非取比於靈異則託

意於珍奇其意甚尊敬其詞甚華美而古意遠矣

此篇若在正雅則篇後當總什内篇章而以頍弁為後什之首例在正雅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説懌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有頍者弁實維在

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頍弁為賦而興蓋即燕飲所截之服以起興與采芑泮水同彼云賦其事以起興此云賦而興足以互相明矣首章當云賦而興又比與後章同蓋缺興又二字當補　此詩前言兄弟後言甥舅故知為燕兄弟親戚之詩而皆以豈伊異人一語喚起蓋詩人以兄弟至親親戚至厚欲先致其感發也言兄弟者亦兼

甥舅者一親疎之辨也於兄弟則言匪他以見至親言具來以見當親要必有纒綿依附之意是以未見而憂不必有憂患既見而樂不待銜杯酒也末章言老至將死則不久相見欲以是而勸飲焉其禮意篤至情義懇惻而詞氣和平所以為處常之道治世之音也末又呼君子而稱其宴亦勸飲之辭君子即未見既見之君子

疑此篇為冠而飲酒之詩冠禮三加玄端皮弁爵弁

首句稱弁賦其事以起興也女蘿松柏以比弱冠者必依附長者以立死喪無日以冠有著代之義故言此意以勸飲焉又合下篇為冠婚燕飲之詩按家語諸侯世子天子元子行冠事必於祖廟以祼享之禮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公冠以卿為賓公自為主醴賓如士饗以三獻之禮酬幣于賓則束帛乘馬大戴冠禮祝詞云兄弟具在公冠既祼有樂酬有幣則饗豈無樂乎卿有同姓異姓同姓則為兄弟異姓則為

甥舅冠而賓之則饗而親之不稱兄弟甥舅而何以哉祝詞舉親見疏頍弁則二者可通用其言具在具來則其與於冠與饗者疑非止賓一人矣又娶婦三日不舉樂而傳以車舝為燕樂新昏之詩蓋天子諸侯之禮亡惟據詩詞意以定之也今取車舝例以頍弁為冠而醴賓之酒之詩不亦可乎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

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禮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此燕新昏而有詩歌意者娶婦三日後或三月廟見後燕飲所歌歟首章前四句言親迎時事下言今日燕飲次章前四句言成婦

後事下乃言今日燕飲前曰會初至而始相見也此曰教則成婦後婦德婦言皆可見也故好爾無射不特且喜而已三章專言今日燕飲四章言我心輸寫則燕飲之終也末章則舉始終而言所以總結之此詩燕樂新昏而皆以德言德音令德美彼之以德親已也無好友旨酒嘉殽謙已而以禮親彼也無德與女尚德而欲彼已交勉也及親迎自我好爾自我與女亦自我得男先於女陽倡陰和之義至於燕飲之

樂則止曰我心寫兮曰以慰我心皆無宴昵之私也蓋夫婦人倫之始而昏姻又夫婦之始是詩深得正始之道所謂樂而不淫者也正雅夫婦之詩僅此而已烏可列之變雅哉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玉汝按毛傳青蠅實蔙在魚藻采菽前今從傳以魚

藻采菽接車舝為正雅青蠅賓筵居采菽後為變雅蓋雅之正變實于此而分也或曰毛傳以六月為變雅之首今從集傳移置毛傳所次二十篇于菁莪後六月前乃以青蠅首變雅而不首六月其有說乎曰詩有正變其變必以漸而以正風相反者惟邶最明而且備故邶首變風然風之變非一日也邶首莊姜之詩而鄘衛首共伯武公之詩則武公之初風已變矣變大雅之中有厲王詩武公之抑列于其中則厲

王之時大雅四變矣而小雅武公之賓筵乃列于幽王之後而以宣王六月首變雅豈得其序乎夫六月固雅之變然宣王之前已有變雅六月焉得為始又鹿鳴六月不見正變之所以異而可以六月對鹿鳴為變雅之首乎今若以青蠅賓筵之詩為首既得小雅先後之序又青蠅信讒非復君臣和樂之情賓筵沈耽無復禮樂宴飲之意角弓非常棣伐木之兄弟昏姻菀柳非天保之下下保上正與鹿鳴以下五詩

相反則此數篇固當為變雅始而皆厲王時詩矣若六月為宣王征伐夷狄之詩既不足為正變之別又黍苗乃隔越于六月以下數十篇之後豈非其錯簡乎以此推之則六月又焉得為變雅首乎且大雅崧高在烝民諸詩之前則黍苗亦當在六月之前何疑以此次第其先後之序又豈不甚順甚明邪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

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竝受其

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此篇為飲酒悔過而作其先燕射而後及祭者蓋祭雖飲酒非如燕禮止為飲酒而設又古者將祭則射以擇士將射則先行燕禮既擇而後燕即以賓筵言祭無賓筵故首以樂言其中賓載手仇乃助祭之賓

非燕飲之賓也燕自設席至舉酧同為燕飲始時事其禮樂固盛矣若祭畢而燕雖亦始燕之禮樂然此所謂始時則非指燕蓋以祭時行獻酧之禮為飲酒之始事也故自籥舞至康爵其禮樂為尤盛首章歷言燕飲而終曰以祈爾爵是欲辭爵辭養意不在飲也次章歷言祭飲而終曰以奏爾時言欲以奉時祭意亦不在飲也觀二以字可見前章先言燕而後言射是兩事其肆筵陳器和酒安賓設鐘鼓舉醻爵抗

大侯張弓矢而衆耦拾發皆循其序次章先言祭而後言飲其用樂衎祖備禮受嘏亦循禮序唯于孫酌獻尸尸酢而卒爵即嗣舉奠之事本在佐食加爵後今乃言之于賓助祭室人復爵之前此不循其序者詩主詠歌惟述其意非叙其事如楚茨笑語者詩有此體也或又謂鄭氏以禮説詩不免有泥于禮若若以各奏爾能為于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宗廟而以有事為榮者亦似可通三章言始治終亂專以威儀

言四章專言終亂而極言威儀言語之失福則賓主共之伐德則自害已德豈能害人哉末又兼二者言不臧大怠威儀之失匪言匪由言語之失也不識又兼二者言前章皆知過而悔之詞末章則悔而戒之詞過而知悔者鮮矣知悔而能戒則終無悔矣夫然後謂之悔過末致丁寧為戒深矣　凡首二句無韻則與後章重韻為韻後章無叶則本章自叶此篇右叶羽已秩叶尺幟反又秩秩疊字重韻叶號叶呼交

呶叶呼毛反唯温温其恭無叶未詳或云温叶泓恭叶肱

詩之時世不可考然亦有可據者韓詩謂賓之初筵衛武公所作集傳從之考之史記年表武公即位于宣王十六年卒于平王三年在位五十五年國語言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令止以年九十五為斷則武公生于厲王時至宣王初年年已二十有六至即位之時年已四十有一矣其作抑戒則當在平

王時然大雅列抑于厲王詩中而在宣王之前豈以武公生長厲王時實為厲王時人于今為前朝元老于德為睿聖故推其所生之時尊之而列之厲王詩中邪若賔筵之作安知非處厲則有過遇共和而知悔也邪又安知抑詩所言夙知者非武公自述其知過之早邪今大雅之抑既在厲王詩列而小雅賔筵以下歴角弓菀柳都人士采綠四篇而後至黍苗為宣王時美召公之詩則自青蠅賔筵至采綠皆當為

宣王以前詩美黍苗隰桑之後乃續以六月而同為宣王時詩其次序豈不甚明邪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此篇只見王與諸侯在京燕飲之樂殊不見其所美然詳味王在在鎬之辭其中国自有王者無為京師尊安四方向化諸侯賓朝之意焉豈樂飲酒之詞其

中自有天下無事王心至正君臣交通上下歡洽之意焉不必言德而德在其中至於末章有那其居則又有居所星共之意有萬年永安之意言不特樂飲於今日而已所以包前章飲酒之意以結之也然王在在鎬一語以魚在在藻興之而三章不易其詞又藻鎬自相叶韻蓋此篇之意尤在此語而傳又言何在一問一荅以盡其曲折彌覺詞簡而有味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

車乘馬又何予之𤣥衮及黼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二何字辭極懇至前三章皆以二句興二句下文乃

承上意而申言之

二章喜見其車馬之至以為榮即為龍為光之意

三章傳曰賦也愚謂當云興也取邪幅交纒以興諸侯交際言赤芾在股則邪幅交纒而在下矣諸侯交際匪紓則上為天子所予也葢赤芾則特取在下之邪幅者以其與下彼交之意相關故知當如前後章作興也匪紓方見諸侯之德故下文樂只君子一再歎而稱美之

四章末章則皆以二句興四句作枝興君子葉盛興殿邦受福此方見諸侯之職故既咏歎之而併及從臣之賢蓋君行卿從於燕而稱美之亦所以勉勵之也前章先美諸侯而歎詠之此再歎咏之而後及其臣言之序也

三章樂只君子六致嘆咏而終以優游戾矣之辭所以結全篇也蓋優游二字有悠久從容之意亦是二字有源源而來之意二亦是字不同前言臣之從君

此言後之繼今蓋天子欲諸侯君臣相與於無窮也
匪紓鎮邦率從戾矣皆寓戒勉
按毛傳楚茨至隰桑二十篇在鼓鍾後白華前其中
魚藻采菽在青蠅賓筵後魚藻采菽既從集傳以類
而從前則青蠅賓筵角弓以下八篇自當仍依毛傳
元次而居采菽之後矣然此二十篇前既有以見正
雅至采菽而終後尤有以見變雅自青蠅而始其序
其義皆若有不可易者王汝此說雖出鄙陋實本集

傳正雅錯脱黍苗宣王時詩之言故且存之於此以待他日博雅之君子去取之然此説前人未有及此者似亦非偶然之故也願更詳之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雨雪浮

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角弓反興興辭蓋詩之託興多以彼然興此不然此以彼不然興此當然故曰反興

首章言無遠者汎言兄弟之當然次章乃言王不然則民將傚其然三章至五章申言民之相遠六章至末章申言王之相遠民由相遠故相瘉而各據一方以相怨至有以此受爵者然受爵已過其任則宜飽

矣而又孔取則太甚矣民即王之兄弟宗族不敢戚君而自稱為民也此三章一意相連然民之相遠由王之相遠兄弟既胥為不令矣而王又爵讒以來之是教猱塗塗也苟王有善道則不令者亦將傚之反為善道而相附屬宗族兄弟皆可相依相保矣今既無善道而又不肯貶下受爵者遺棄不令者所以自處者惟益長其驕慢是使民益為不讓無禮義而相殘賊如蠻髦然則王之國必有大可憂者豈獨兄弟

宗族之受其禍哉此作詩者所以爲王憂也此三章
一意相連曰無曰有有教戒於王之意曰與屬有開
悟不令者之意泛言君子舉下以見上泛言小人舉
疏以見親
毛傳楚茨之隰桑二十篇相連集傳謂楚茨十二篇
當爲正雅黍苗隰桑當爲宣王時詩今以楚茨十二
篇上接菁莪黍苗二篇下接六月固主集傳也中間
青蠅而下六篇乃在元次者從毛傳也不特六篇雖

二十篇本相連在後今移於前而仍相連亦用毛傳也凡詩中篇次之移置或依儀禮周禮或仍毛傳或主集傳或用孔疏各有所據王汝何敢以私意臆説僭移妄易以亂聖經哉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髪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髪如蠆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髪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三代王都之盛非徒以民物繁富而已名卿賢相世家官族聚廬於其間禮儀典則文物衣冠言貌威儀

足為四方表式者於是乎在焉故當盛時惟是為可稱及其衰也亦惟是為可思若思盛時而惟在于繁富則亦末矣豈有得於先王之餘風遺俗哉是以都人士之詩人及見昔日之盛者首專稱士而次兼士女其稱士也惟舉貴顯之人有言行而為民望者其稱女也惟舉君子女為舊姓而有禮法者蓋天下之士女莫多於王都而王都之所以盛則以累聖之澤深而士女多賢也詩人惟有感于此而思之故其所

思誠可思也至其稱士女之容飾則臺笠緇撮小服也充耳琇實常服也帶垂髮卷之美亦嘗有之而乃以此為歎則詩人之意重在士女之德禮可知矣不然容飾如此而果足以盡前日之盛乎果足以重今日之思乎以西都之炫燿不若東都之法度曾謂詩人而無見於此乎此其詩所以為雅也有餘謂多威儀旟者揚也謂竦敬也即采蘩所謂僮僮彼編髮為之此不必編而自竦揚二者皆謂有禮容非止垂與

卷之美而已也云何猶言無可奈何葢不為怨懟之辭惟歸之氣運世道而悵望之云耳末章承用上章二事申言而極詠之尤有餘味亦詩之一體

此篇若與下三篇俱移置六月前乃與後鴻鴈詩相應葢此離散彼安集亦一錯簡之證也見鴻鴈篇末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為期六日不詹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

薄言觀者

婦人以夫不在家不為容故髮曲局令歸沐以待其還者知君之歸期故也與後章過期相應五日六日言其過期耳非止五日六日也狩釣預言歸時事綸繩往觀皆託言末章與前篇末章同但前篇承用上二事而竝言此則止承用其一又一體也

此篇若從前後移置則篇後當總什内篇章而以黍苗為後什之首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此行者歸而作此詩其曰我故知為行者所作曰歸哉歸處曰成之有成故知其歸而作召伯營謝城邑雖有旅從而非征伐故征為征行成之有成謂成營謝之功

黍苗為營謝方平而歸之詩崧高為營謝既成申伯出封之詩此二詩之表裏先後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桑阿葉難以興其樂若此則以比君子之德盛故比不如興為長樂對愛言樂主發散在外愛根於中故

始言樂終言愛發之遲謂遐不謂存之久謂末一句

愛非言所能盡故發之遲藏者或不能久何日忘之

則存之久矣此愛之久晏平仲交久而敬此愛賢彼

敬友此由見賢而樂故專以愛言

此詩在黍苗後豈以宣王任賢使能以致中興故當

時之人亦皆喜見賢者如此歟傳於序謂此非刺詩

則此在黍苗後固當在六月前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英英白雲

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
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
實勞我心　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鴛鴦在
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有扁斯石履之卑
兮之子之遠俾我疷兮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
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

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敎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黄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敎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黄鳥有好音故為其自言緜蠻即其自言之聲也止于丘阿而下皆黄鳥之言也我黄鳥自我也為鳥自言以比己止丘阿而道逺我勞如之何而可前乎其止其前皆飢之而不能自給故思有飲食之者庶幾有以養其生乎狐陋而無以自修故思有敎誨之者

庶幾有以進其德乎微賤而無以自致故思有命車載之庶幾有以達其道乎謂後車者自謙而無厚望之詞也凡人處微賤勞苦之中其所思不出於此三者苟能有之則得所託矣而求誨之意常存其閒則所思不失其正必無嗟來斯濫詭遇之病矣此詩所以為雅也畏包道遠我勞而言凡詩明言于前則後不再言而意自見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有兔斯首

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有兎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有兎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

獻酢醻燕飲之大節也詩人將述物薄禮至之意止以獻酢醻三者言之足矣今於首章先以物之尤薄者而致其先嘗之意然後別即一物以敘三者之禮則雖物薄而尊賔敬賔殷勤篤至之情藹然可見此詩善道主意之體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矣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没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

高山石路巉巖險峻登歷者最為勞苦故特以此為言山川悠遠謂路經幾山幾川非止一山一水而已故曰悠遠遠行逢水最苦又遇大雨則苦愈甚故于末言之朝言天時出言地勢他言人事兼此三者則

備嘗矣東征由西周而東也破斧漸漸之石皆言東征破斧之武夫不知其勞此詩之武夫不勝其怨以此見地非有險夷事非有難易惟繫人心之欣戚而人心欣戚又繫在上之賢愚明暗而國之盛衰治亂可觀矣

苕之華芸其黄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按此二篇永樂大典缺卷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纘緒卷十三至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錄舉人臣范翔集

詩纘緒卷十三

元 劉玉汝 撰

大雅一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穆穆文王於

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此篇本述文王之德以戒成王然傳於首章不言文

王之德而言其神蓋首言文王既沒而如在故知其專以神言然神亦德也有是德則有是神言神則德在其中矣新謂成王初嗣位而新受命即伊尹稱嗣王新服厥命之新顯者昭之極至時謂新於此時又言不顯不時者申詠上文以覆說下文文王也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天與帝非有二文王與天帝亦非有二故於昭言其全體之昭著陟降言其妙用之流行於昭于天言其與天並明陟降帝側言其與帝

同運天之造化非運用無以見其妙非妙用無以見其神故詩人以是詠文王以見文王之神與天無間有所在而無不在極昭顯而尤神妙政與易後天先天之義同先天後天亦非有二然非後天入用之位無以見先天全體之妙又如中庸言聖人同於天地既言天地不二又言不測之意必如是而後天地造化聖人德業一而二二而一之意可見此固非聖不能與亦非聖不能知故曰此詩非聖人不能作也此

為是詩之首章中含三意一見文王有顯德上帝有成命故子孫蒙其福澤以有天下二見文王與天同其體用而無間三則此詩為戒成王而作首章雖未有戒辭而已含戒意故極言文王如在欲成王思慕感發不能自已先有是心而後可進其言亦作詩陳戒之微意也大抵讀詩者既觀本章之旨又當觀一篇之旨以求作者之意如此章為一篇之首章其起意發辭廣大精微如此即可以見大雅之正體矣

次章至五章皆詠文王之德分為二節各以文王起辭先言亹亹後言穆穆先言令聞不已後言不已其敬者言之序也不言純亦不已而言其若有所勉不言其敬不已而言不已其敬葢後章將戒成王故此先寓文王可法之意為之張本非文王真有所勉而猶待於緝熙也文王孫子成王與焉見上章命新命時當指成王可知

二章從文王存時之德順說到今三章承二章末語

從今日逆說歸文王存時事思皇多士以下言文王
存時得人之盛是以周士傳世之顯如此次章以下
皆說文王之德不復語其神矣克生謂能用之使不
徒生夫然後謂之能生也此以二章為一節觀前以
文王起辭此承用前末語可見後二章倣此
文王之德莫盛於敬故以於字嘆之假哉天命有商
孫子是順說下文逆說後章又順說與前二章相似
反覆咏嘆也

五章言殷士服周助祭而服殷服則殷亡之禍極矣寓戒之意切矣故下文即呼王藎臣而告之然告王之言不以為下章起辭而於此章末言之蓋此章在一篇之中結前起後既欲前有歸宿尤欲後相連續若意連語斷則意雖相接而語不切至又前以文王起辭此若以成王起辭則是以成王與文王相對非所以尊文王而欲成王之念之矣故特於此章之末忽呼王臣而告之欲成王感動而警發也此措意行

文之妙亦大雅大篇長章之一體也

六章言無念爾祖惟在於修德前後無非言文王之德然不說出至此方説一德字蓋特為成王言之見我之德即文王之德不待他求故下言永言配命即修德之功自求多福即修德之效永言則不息矣配命則無間矣命則天之與我而我所以為德者德之本也配命則德既成而即文王矣多福則福在我而無敗禍矣修德之本效二語盡之可謂簡而要矣非

周公孰能之法文王以自修監殷道以自省亦承前章周興殷亡之意而反覆丁寧之也

無遏爾躬承上求福而言遏絕天命皆由我以致之所謂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也宣昭義問承上配命而言能修其德則有以宣昭其善譽矣德之不修義問何有而欲宣昭之乎虞殷自天承上鑒殷而言雖能宣昭義問又當度殷而折之於天其曰自天益將轉歸天與文王也此篇首言文王之神如在而與天

無間末言天之事無迹而文王可法皆反覆以明文王與天一而尤欲成王之法文王與首章相應又自求多福效見於一已萬邦作孚則效見於天下後世效莫大於此故以終篇焉此篇起結相應中間承接轉折血脉相貫反覆歎詠意味無窮非聖人有意於為是皆自然之文理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

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維此文王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
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
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　有命自天命
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
命爾燮伐大商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
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

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德明而又明則命顯而又顯難忱不可恃不易不可忽起語泛說正理次即轉入殷亡以起後章言文武詩體文法也

次章以下言天命文武文王以德言武王以功言而言武王之功為多疑當以此篇為追述武王之功與前篇相對葢武王有天下者也故篇內雖分言文武

而推本王季以及文王者實欲推本文王以及武王也又前篇既專述文王故此篇惟重在於武王歟前篇呼王藎臣明見戒詞此篇戒意寓於首章

翼翼恭慎恭見乎外慎主乎中兼内外言昭事上帝顯然事帝於動静作止語默之間文王有事君之小心即事上帝之小心也懐言福自來或謂懐即予懐明徳之懐言帝自懐與之受言方國自來已不拒之即歸斯受之之受

次章承首章之起語即述大任以及文王三章則專述文王之德至四章再從天命說起蓋將陳武王而先推本文王也洽陽渭涘言周京之盛如碩人言齊地廣大韓奕言韓土孔樂也俔天之妹言大姒德自然而生即貴也文定厥祥言文王之昏禮極備也大姒生有德而昏盡禮故曰不顯其光言德禮之光也又意此時王季為文王娶六禮甚盛故詩人特以是咏之觀造舟後為天子制則其禮盛可知又夫婦人

倫之始故聖道必本於此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也

六章又從天命說起葢此章正言文王生武王武王伐商前曰天監此曰有命又曰篤曰保右命葢武王受命有天下其功尤大故二章皆承上更端再三推原天命見此篇之意重在武王又前咏文王止二章後推本以及武王凡五章意尤可知中入武王與文王篇中入成王同皇矣篇中亦然

維予侯興之下忽言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乃衆人贊武王之辭有數意一見天意必欲亡紂衆心同欲武王除暴二見武王之心常若帝臨而于天下無不順於理無所違三見武王順天應人而非得已四見武王之心明白洞達衆人所共知至此而贊其決作詩者於此又以詠其事辭簡義精意深文奇信非聖不能作也

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此詩乃獨以太公言葢太

公精兵法伐紂軍旅之事實專任之故詩人舉其實以明功鷹揚者太公以紂為天人所共怒故年雖老而氣甚壯志氣不以血氣而衰也又贊武王者衆人也而太公為天下之父於此而助武王豈得辭哉且言太公而不及周公則此詩為周公所作亦一證也肆者兵進而不可遏也葢衆人皆欲紂亡之速故雖遏之而不可得且見罔有敵於我師之意焉會朝清明即書所謂一戎衣而天下定者但書紀其終詩咏

其始會朝清明如沈霾忽開而覩白日如炎埃忽散而挹清風其形容即時頓異之氣有大定一語所不能盡者以武王成功如此其大一篇序事如此其詳而終以一語凡反商之政代商之治皆可即是而推可謂極簡要而善形容矣且不特此也是詩用一字形容如曰昭曰篤曰變曰肆用二字形容如曰明明曰赫赫曰鷹揚用一語形容於殷紂曰天位殷適於文王曰小心翼翼於大任曰維德之行於大姒曰俔

天之妹於武王曰無貳爾心而以會朝一語結全篇之意皆可玩味傳謂末章所以終首章之意又云其章以六句八句相間以此論之則詩必有體文必有法烏可以是為末而不論哉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兹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

疆廼理廼宣廼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廼召司空廼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　廼立皋門皋門有伉廼立應門應門將將廼立冢土戎醜攸行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緜緜瓜瓞一語於本章則為比合全章則為興瓜瓞取義先小後大本章只言小而不及大故只當為比合全篇則由首章循至末章方見先小後大則此一句當為興矣以一句興全篇又詩之一體與衆例不同大雅大篇皆出聖賢發端一語便見始終於此詩乎見之此篇詠大王文王首章即見古公所謂入題者是也然先從周人說起却引入大王言周人始生自公劉遷豳以來至大王已歷數世然只二句包括

不說出益意重在大王也作此詩文法也其言初生
即厥初生民之初生彼說出於姜嫄此包括公劉諸
君所以知之者以自土沮漆而知之也其言古公者
謂古公之時民俗如此故傳以民與俗言非古公居
土室中也
二章却提古公說此下皆詠古公矣走馬非從容故
見避狄難此隱言至下厥愠混夷乃明言序事緩急
法也

凡遷都先相地宜次詢人謀乃考卜如公劉遷豳武王遷鎬衛遷楚丘大舜官占洪範謀及凡事皆然況遷都重事可不謹乎此與下章皆定民居

慰止左右使民有居疆理宣畝使民有養周爰執事見古人愛民周徧

至是乃召司空見上居民授田皆古公身親臨之此時司空司徒未必不在特詩人欲表此意故于此始以乃召言之此言古公作已室家下文乃詳其先後

作之之序

捄之度之承上章縮直縮版而述其作墻之序即上章立室家之事二章雖斷而一事相因又詩之一體文之變也鼛鼓言民自樂勸周爰見上愛下弗勝見下愛上二語備之

二門因居室而言居室正門之外左祖右社而營築畢矣二門與社至周皆為天子制詩人欲成王知所由始故特因居室併及之乃者相繼之辭迺慰至迺

立凡十三廼字自有次序非泛言之捄之一章獨無乃字見是承上而二章相連明矣

末二章乃一篇之歸宿故以肆字起辭又以見後大之意前皆述大王事至此方詠其德然只以混夷一事言之所以為善詠德也言大王不能絶人之見怒但能不廢已之自修卒致文王之時岐下繁盛而混夷奔竄矣混夷之服本文王時事詩人欲言大王積德之效故推本而歸之大王焉四矣字所以深嘆其效也

末章因混夷之服而言文王之德惟以虞芮一事言之

葢舉其大者所以為善詠德也虞芮之來自來質成

而莫知其所以然者何也但見文王之國有蹶然興

起之勢周公謂以已意推之毋亦有此四臣之助乎

其稱予者周公對成王之辭也前章言大王不言混

夷之服其服固有所自末章止言虞芮之來不言文

王其來也雖文王亦不期然矣文王之化至是而未

易名言周公特因國勢興起而以予斷之然猶不敢

自是也故稱予曰者凡四以寓不盡之意欲成王深思自得之而文王得人盛之意亦在其中矣二章言周至大王始大而文王益大以終首章之意則緜緜瓜瓞一語豈非一篇之興歟又按三詩皆成王之詩文王篇則追述文王之德大明篇則追述武王之功緜篇則追述大王文王之事文王詩戒明矣大明戒意見首章緜似無戒意葢緜首言國小無咏美意中言愠問有艱難意末言予曰乃公告王之辭書載周

公告王皆稱予故緜戒可知又三詩皆用為相見之樂二詩既戒則此詩亦戒可知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芃芃棫樸則薪之槱之矣薪以燎之所以致其用於今日槱以積之所以儲其用於後日也濟濟辟王則

左右趣之矣左右使令之人固無不於此乎趣向左右輔弼之人又無不於此乎趣向也

左右言無方也首次二章皆言濟濟辟王左右而其一則泛言人心歸向之一則特言人中之賢士歸向之詞語相疊意義相足與前篇縮版捄之二章之體相似又前後皆興此獨賦可見

三章之興與前章之賦體雖不同而下文文意相對與湛露後二章之體相似葢言居而奉祭則賢士歸

向出有所往則六師歸向三章益一意相通

後二章言文王之德化政治能使天下四方之人自歸向之非止國之髦士師衆也故此章託興於天而聖人所作可知矣周王有聖德又有壽考聖人在位日久如之何而不作人非以其在位久而後能也追琢金玉託興又變其體益以一物析為二句横作四截追琢金玉以興勉勉其章其相以興綱紀又當先言金玉而乃先言追琢者所以為興勉勉也我王有

聖德而又勉勉故其綱紀為至傳于三者皆以至意言之又追琢金玉極文質之美者興中自有至意故詩有意內興而顯興有藏言外之意者所謂興兼比者也上章亦然何以見後二章亦言人歸之者葢歸向者此篇所詠之大意也前三章既見此意則後二章可知故詩有後章承前章不言而前意在其中者觀此詩尤可見也作謂作興鼓舞於當時綱紀謂維持鞏固於無窮勉勉有德化造極不已之意綱紀有

天下後世可守可久之意故以是終篇焉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禄豈弟　瑟彼玉瓚黄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禄攸降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此詩詠文王有德而得福即中庸大德必得其禄之意首章託興中含自然之意次章取興中含必然之

意前詩作人託興雲漢有廣大光明之意此詩作人託興鳶魚有流動充滿莫知所以然之意末章葛藟有纏固不已之意皆興之兼比者當各隨所興以見所詠益大雅所興多有在所詠之外而可以因興得所詠之意者此興所以為深遠也此篇詠歌文王之德重在豈弟君子一語蓋此一語詠德也前後始終皆言得福中間一言德化言德盛民化所以得福也覲傳於下章謂承上章言有豈弟之德則祭必受福

可見此章為得福之本故此章不言福惟託興專以形容德化之妙焉輔氏謂斂福錫民則非傳承上章之旨矣三章言豈弟而不言福四章言介福而不言豈弟以是推之則第五章亦當承上章言享祀之福神勞之矣又前後皆興惟第四章居中獨為賦葢二章一意相通詩有二章意連有三章意連者惟大雅篇有此體不可以常例論也首章末章皆子貢答子禽之意首末相應而末兼興體固不已所以為結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　雝雝在宫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詩有一句引起次句入題者此詩首句推本大任次句即說文王雖言文王之母然提出文王即是此詩之綱領矣下言周姜大姒亦為文王言之故後章不

再舉文王矣齊有純一之意兼內外而言詠大任只用一齊字雖大姒之嗣亦嗣此耳故人稱德不在多所以善詠

首章先大任及大姜故此先言宗公次言寡妻又先宗廟後閨門先祖宗後家國言之序也以宗工對寡妻凡弟邦家則尊卑之等以家邦自相對則內外之序大分小分所施各有其道焉然言惠而不言所以惠言刑而不言所以刑葢猶是承上起下未曾說出

所以為德者下章乃言之

三章乃承上章言其所以刑于家邦者以其在宫而有雝雝之德所以惠于宗公者以其在廟而有肅肅之德也至此與下章方極言文王之德然先宫後廟與上章交互而言者變文法也

雝雝肅肅德之見於身者故亦臨亦保以心言不顯以地言無射以時言也至誠無息之心也戎疾不瑕德之見於事者故亦式亦入以理言聞謂已非有聞

於人諫謂人非有諫於已從容中禮之事也在宮在廟處常之德不殄不瑕處變之德二章詠文王之德無以復加矣然必有諸身而後見於事能處常而後能應變故此章以肆言

詩纘緒卷十四

元 劉玉汝 撰

大雅二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帝省其山柞棫斯

拔松柏斯兊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禄無喪奄有四方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

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絶是忽四方以無拂

皇矣至式廓即大明明明赫赫之意而此則詳盡曲折尤見天人之心焉蓋大明言天監德此言天觀民

民之定即德之驗言德則所本者切言民則所關者廣益各一意也二國四國承求民而言天於夏商非無意焉而二國無定民之政故不得不舍之言天不輕廢也於四海則廣求而詳擇之苟得其人而者致之則增大其規模而後眷之言天不輕予也天之心惟欲求民之定而大王有焉於是乃眷而顧之篇首泛論起辭就入太王然一篇大意皆不出此此章祇言大王居岐下章乃言遷岐

大王之德莫大於遷岐故凡詠大王惟以遷岐為言大王之遷岐也天以其有明德而遷之也凡不得已而遷者莫難於固而大王内外之治如此是遷之者所以固之也上文八句只言芟除草木而始遷漸盛漸廣之意具見此善詠也而大王既受而能固者自有其實矣必及立配者國之本在家又遷岐姜女實來又詩人欲為後大伯王季張本大明思齊皆然傳言成王業者通後章言也

前章言帝遷者固之也此則天欲興之矣故曰帝作邦作對因心則友謂王季之友其允根于至性發於至誠自然而無勉強大伯之讓王季之受讓皆隱微而無迹於此特以為王季之德非周公孰能知之王季之德莫盛於此故首言之下文修德篤慶後章六德書言其勤王家皆由此而推之也大伯未讓之時王季之本心惟知友愛而已王季受讓之後惟知周家之慶當厚之而已所謂篤慶非他有篤之之道惟

因孝友之德而益修之即所以篤其慶矣所謂錫之光者亦非別有以為之光也能篤其慶即所以彰其凡之讓矣篤慶錫光皆不在因心之外也

四章專詠王季之德謂王季心能制義而事得其宜德能致譽而人無間言故治國而有此六者之德皆因心之所推修德之所致也王此大邦追稱之也維此王季一語兩章重見前由大王轉入王季此反由王季轉入文王皆於章半承上起下與文王蓋臣大

明武王同一機軸也

此下二章承上章文德靡悔之意止以文王二事言之詠德之法也章首以二帝謂對舉起辭真若上帝親與文王言真若文王周旋唯諾面受帝語者以見天與文王為一文王與帝無間與前帝遷帝省帝度之意迴異葢前述賢君事功此詠聖人德業也𢘽人不恭為可怒文王因其可怒而怒之文王之怒得性情之正故首言文王無人欲獨能於天理先知先覺

也王師所至皆以我言見仁者無敵罔有敵於我師

而我即天也

伐密言在京密小遣師取之而已伐崇言同爾兄弟

崇大蓋親往也其親往也雖以兵行而實以德服故

始欲致其來附不至則退修德而復伐之肆之待其

自降然後絶滅其國皆天理之當然順而行之不見

有為之迹者也文王以德行師最難形容詩人首言

其外則不大聲色中則不識不知末述聖人致之附

之乃其本心伐之絶之非有私意緩徐迅速各盡當
然皆得泯然無迹之意至言四方無侮無拂尤得天
下自然心服之意其形容德不形功無迹之妙有不
容言者非聖知聖孰能作此哉　按周公追王三王
而此篇專敘三王之德豈作此詩以述其所以追王
之本意歟故于三王皆本之于天于帝而于王季則
曰王此大邦其追述可見于王季言之者舉中以見
前後也又此詩終篇皆本首章帝臨求定增其式廓

之意于天于帝于賢于聖循實致詠各盡形容又皆于中章轉入又暗說大王顯稱王季文王又奄四方施孫子既結復起又各章中或二句連或三句連或一句韻或三句韻或連用韻參差不齊皆變文法自然之體也惟大雅為然　首章言天亡殷興周中言施于孫子孫子成王與馬疑亦周公戒成王之詩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

在靈沼於牣魚躍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鍾於樂辟廱　於論鼓鍾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文王始作靈臺辟廱而有臺池鳥獸鍾鼓之樂周人樂文王之有此樂也故詩人述民樂之意以見文王得民之樂之者如此然詩中所言者皆文王之樂未見民之樂所以知者以庶民子來一語知之也東萊之說本於孟子孟子之言亦本於此語政詩之本旨也又詩首章既發此意則後章皆含此意詩有比體

與棫樸同首章重在庶民子來一語一篇意皆本此王在囿中而物各適其性安其所有天地物各付物之意則文王之樂何如以築臺而民猶樂之如此則於此而樂文王之有其樂可知先言鼓鍾後言辟廱者言文王奏樂行禮於辟廱也於樂非謂文王樂此亦非謂民樂蓋言樂作而倫理之聲發於鍾鼓和樂之氣充乎辟廱也前言物自適于囿沼此言人同樂於禮樂皆文王之樂也以文王之樂在彼民猶樂之

况其樂之在此民其有不樂者乎葢知池臺之樂者常人也知禮樂之樂者文王之民也故觀後三章之言祗見文王之樂推首章之意則民之樂固在文王所樂之中矣此詩人所以為善述也故觀此詩者有三意一見文王之樂二見民樂文王之樂三見詩人之善述民樂兼此三意而涵泳之則得之矣奏曰方奏葢言樂方奏而人已和樂不待樂之終所以甚言樂能感人心之和樂如此也凡詠樂先說陳器而後

說奏樂如有瞽之先設後舉那之先置後奏皆然葢
序事之法自然如此不可以見聞分也謂虡業為見
則於論非聞乎謂逢逢為聞則奏公豈必非見必分
見聞則泥矣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王配于京
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
昭哉嗣服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詩美武王纘三王之緒故首稱文武次訖三王下復歸武王見詩為武王作也

王配于京繼其位也世德作求繼其德也求德為配京之本原配命為求德之極至而成孚則求德配命之明效也求德貴於興起不興起則不能有為配命貴於永言不永言則不能終合暫合暫得皆為不永者言之

武王纘三后之緒約言之則維孝而已前二章其言

畧盡故此二章惟以孝思一語重言對舉而深美之
中庸稱武王繼志述事惟以達孝言之政此詩意傳
説亦祖于此下土之式謂為法維民之則謂可為法
上句實下句虚二意不同
媚應承維則之意而言順德謂孝程子曰孝弟順德
也維民之則覆説成王之孚昭哉嗣服覆説世德作
求反覆詠歎之也昭哉昭茲皆歎聲
後二章言孝道之極致前言孚謂當時此二章謂來

世傳言武王之道道謂孝道言武王之孝可傳於來世來世而能繼祖武以行此孝道于萬年則此萬年可以受福也於字承上斯字起下於字傳無音只當如字也

來世受天之祜而四方皆來朝賀于萬年則此萬年豈不有助於國家乎四方來賀即孝經所謂明王以孝治天下得萬國之懽心者言孝道不特可傳子孫于無窮亦可感人心于無窮也此孝道之極效為了

孫者不可以不知其亦寓戒後人與　次章而下每承上章末語而疊用之惟媚兹不然然中間對舉上章永言孝思一語血脉上斷而中連又媚兹接意永言疊文變文成體自然之妙也

皇矣述大王王季文王靈臺詠文王下武詠武王後篇又兼詠文武血脉通貫葢謂此若間以康王以後之詩則不相通貫矣然傳曰文意曰文體曰血脉亦何嘗不以文論哉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有聲二字形容文王未可泛觀有聲即令聞只聞

於人聲則有振發感動遠揚深入之意堯之光舜之

華文王之聲皆聖德之事虞芮之質成江漢之純被

皆聲自然之致也孟子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正是此意詩人猶以此意之不足猶恐已意之不白

故復申言重詠以為甚大乎其有聲也然則此所謂

聲豈可以尋常之聲例觀哉曰寧曰成即有聲之實

也愚謂求觀當屬詩人成功見後章

次章述得豐之由言文王受天命而有此伐崇之功也

三章述作豐之志乃文王欲追先王之志而致其奉先之孝也匪棘即靈臺勿亟之意文王之本意也出有武功入有孝道致孝仁也致武義也文王之全德也伐崇之功甚大而作豐之制不大文王之小心也

四章述文王都豐之事益至此而寧成之功濯濯乎著明矣

五章詠豐水而推禹績者本往聖之功而大豐水之地文王言維翰武王言維辟見文王未王武王始王也極言豐水之盛所以著遷鎬之由也四方同而地不能容所以遷也

鎬京為四方之極辟雝為風化之原武王遷都立學而天下化鎬京莫大之美也

考卜本其初而言定遷之事詒謀要其終而言傳後之計蓋遷非特為四方攸同之故實欲為萬世無疆

之休也詠鎬而猶及豐故興之說為長又言芑以小興大意尤深遠翼子者敬事之子也以是稱武王蓋周公之詞也亦足為周公作之證文王追王故先言王后武王實王故言皇王追王故先言文王後言王后實王故先言皇王後言武王言各有當而先後相變相間亦作文之體也哉者歎辭八言中重以深歎之也其單句無韻葢合八章重韻為韻與麟之趾同皇矣言孫子下武言來世文王有聲言翼子疑亦周

公戒成王之詩歟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

幪瓜瓞唪唪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黄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頴實栗即有邰家室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畒恒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惟祺以介景福

此詩首章言兄弟末言黃耇故知為兄弟耆老既言

曽孫又後篇言公尸故知爲祭畢而燕勿莫禁止辭最詩人用意處葢兼人與己平日與今日而言兄弟本至戚既戒其逺又欲其邇邇則或筵或几而得以敘親戚之情於既燕而又述其戒焉所以爲慇懃篤厚也燕飲之詩多先敘其情葢情既相洽而禮得以行故其言之序如此伐木蓼蕭裳裳者華皆然

次章承上章筵几而言設席緝御見其情意之益勤獻酢見其禮樂之咸備六或字與上章二或字同舉

一以見其餘又語不齊對文法也

三章既均止言射中如樹則既中而又貫革燕射非主皮而此言之者見其射藝之精也中而貫革易以病人故尤以不侮為德焉按祭畢而燕無射儀禮將射則先行燕禮非祭畢之燕也此祭畢而燕乃言及射其禮未考又耆老不以筋力為禮而貫革非耆老所能傳所以疑者其以此歟豈詩人於此追述其祭前射中之事歟又豈儀禮之燕為諸侯禮天子禮逸

今不可得而知歟

以引以翼祈耆老之皆壽也或引導於前或輔翼於左右無非壽者益耆老非一人欲壽者之相與以壽則無一人不壽矣而其所以致壽之道皆在其中此祈禱之至也既祈其壽又顧其福蓋有壽而無福無益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

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行葦備言燕禮之盛而此專以酒言燕以飲為主故止言酒而筵几禮樂皆在其中德言恩意即情意之相感者非徒事飲食所能致者故特以此言之

燕有殽烝政燕禮所用者故與酒並言昭明兼内外德業言身心家國天下皆在其中即明昭有周之意言其德業昭著光明盛大也

融猶令言融化融液皆盛極之所致故以為明之盛高朗則復歸君之身心言其身處崇高而心極昭徹高謂崇高富貴首出庶物以位言朗謂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以德言令終即洪範考終命五福之一古人以此為福故臣以此祝其君後人則以此為諱矣父

凡答君而述公尸語即楚茨末章述嘏辭而以爲慶辭也

祭祀莫重於禮儀言籩豆則禮備可知言朋友威儀則君敬可知

言君子有孝子則君之禮儀誠敬可知

室家之壼言家齊也深邃嚴肅非齊乎祚胤承上章君子有孝子而言既錫福禄又錫以子孫人君之福莫大於此故下二章惟此意而已

接上章眉字言然下復言福者葢必君先有福而後有賢子孫故此將言眉而復言福以終上章祚字之意

釐爾女士謂天與爾女子之有士行者為孝子之配又生賢子孫則君之福無窮矣故言此以終上章眉字之意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禄來成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

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禄來為　鳬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禄來下　鳬鷖在潨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禄攸降公尸燕飲福禄來崇　鳬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干禄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

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假樂君子言美哉樂哉之君子也嘉言其德之美樂言其心之樂也即下文所謂令德也令德顯而又顯故能宜民人宜民人故能受禄于天而天眷顧之不厭保佑命申皆出自天而言自天於中間文法也

上章言令德受禄故此言干禄豈弟之意又公尸言干禄含祭祀意言君以祭得福有若干然亦子貢答

陳亢意也干禄而得百福故子孫既多而且賢千億多也自穆穆至羣匹賢也既有穆穆皇皇之德又必率由乎舊章正孟子徒善不足以為政之意然太過則愆違不及則遺忘無過不及適合乎中斯得率由舊章之道矣

既有穆穆皇皇之德故此惟以抑抑秩秩德之見乎外者言之舉外以見内也既有威儀聲譽又必率由羣賢即舜兢業無曠庶官之意然私恣因人而生私

惡由已而出無私怨惡一出於公斯得率由羣匹之道矣不愆不忘特為遵祖而言無怨無惡特為任賢而發八句辭意正相對章斷而意連故傳以為皆稱願其子孫之辭受福無疆總遵祖任賢而言四方之綱則福及乎民矣

末章語疊之綱意承羣匹言君能綱紀斯民而民賴以安故臣以其君能勤身安民為己愛上之道所謂以安社稷為悅者也臣欲其君如此則民安而君臣

皆得常安矣三章之文意血脈接續通貫只是一段意思皆稱願其子孫之辭於是祝君得福之意至矣傳以不解屬君欲君不解屬臣呂氏以上四句為君臣交泰以不解為君臣處泰二說不同然傳以後二章稱願君之子孫則責難於君與子孫之為君者其意為切其說為備故傳先已說後呂說亦隱然於中可得而兼也　既醉以臣答君故致其頌禱假樂之公尸尊也故於頌禱之中寓規戒之意不愆不忘無

怨無惡不解于位皆規戒之辭且不特寓戒時王并寓戒其子孫用意尤篤厚而深遠與既醉不同而各得其體矣東萊燕字當從傳釋為安義亦可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

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乃密芮鞫之即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詩有以三句興一句者此以三句興二句以小喻大以彼明此以賤形貴則人易知而必信也子夏之言全釋此詩豈弟父母之意故居先大學止釋父母而無豈弟意故居後子夏言父母屬民大學言父母屬君然君能使民有父母之尊親則亦民之父母矣為民

父母足該民有父母意即元后作民父母之意也此言有豈弟之德者必民之父母欲君盡子民之道也詩人以此一言為簡要故始則托興三句以起其辭後仍前興而以攸歸攸塈明其效益欲王深信此言而益勉之也後章反覆一再皆以明此一言所謂一言居要一篇警策者又大雅之體也民之父母與南山有臺同特此託興發揚舉效贊詠意尤發越而顯煥使人有所感悟蓋此言豈弟彼言樂只彼美其已

然之德是賛美之辭此詩有戒勉意非頌禱也故不言樂只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爾受命長矣茀禄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

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此詩首述地形次述天氣然後述人事見詩本意其言來游歌以陳歌音不惟成王之情性氣象可想而

作歌之意度亦可見矣首章乃此詩所由作故總叙發端而應在末章見詩之有起結如此矣

次章承接首章游字而語有次第游休指成王此身而言身閒暇而下大土宇上受天命皆成王所已有者故只以伴奐優游昄章孔厚長康等字形容其盛彌終也又滿也故有壽意身雖閒暇而似先公之始終為難葢先公自后稷以來庶無罪悔文武聖人俱有壽考似之實難既有土宇而幽能主神則明而人

物可知茀禄安康而有常則不止安康而已皆成王所難致者故又以俾爾而極言其盛所以發此者欲成王之心開瀾廣大知人君福禄之盛如此歆歆然先有感動慕向之意然後下文之言易入而心樂從此召公所以善於開導君心歟

馮翼與孝德互文指賢者引翼言用賢者此言得賢以輔德則四方以為法則

體貌尊嚴則有令望德行純潔則有令聞此言得賢

之助而已德可成則四方以之為綱非止取則而已

綱有維持固結之意

賢人瑞世之鳯凰也當是之時鳯鳥適至成王所親

見藹藹多士又成王所素有以所親見之鳯凰喻所

素有之吉士託興至為親切且其言鳳凰之集止於

下而賢人上媚天子鳯凰上傅於天而賢人下媚庶

人上下前後抑揚交互以見賢人無不可用其託興

尤有微意葢士患不多多患不吉吉患不用用患不

盡今士多矣吉矣惟所用而無不可用矣然則王其可不命之使之以盡其用乎維命維使則立賢無方矣四章託興婉切辭意緼藉飛動真足使人歆慕而感發

前章託興鳳凰而用賢之意已盡故上章惟以鳳凰為比而臣遇君之意自見合末章為興而君禮賢之意自明詩固有此體又况是時王在卷阿召公從之鳳凰梧桐皆在眉睫咼岡朝陽近在指顧曰車曰馬

亦在左右則託興於搴蔞雖喈之梧鳳而措意於庶多閑馳之車馬固可以心領神會超然而得之矣故言不盡意意不盡言詘然而止即述矢詩賡歌之意以結之矢詩不多自謙之辭又以見所陳如前非有他説欲成王之思之也遂歌與首章來歌相應見此詩為賡歌而作其有起有結尤為明白謂詩無法豈其然乎

欽定四庫全書

詩纘緒卷十五

元　劉玉汝　撰

大雅三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惽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

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此必同列有惑於詭隨者蓋詭隨之人乃無良無畏惛怓繾綣而欲為寇虐者為之人多以其柔順善從而喜之不知其行詭隨之道實有寇虐之心也故寇

虐易識詭隨難知能知其為詭隨而勿縱之則其寇虐無所施而自止矣故此篇雖以寇虐對詭隨而意實在詭隨也首章言民勞矣庶幾其可小康乎小康則惠此中國而可以綏四方然所以致此無他惟勿縱詭隨之人使無良肅而寇虐止然後柔遠能邇而王室定矣以謹無良使不得進也

小休則民猶可聚不惠則民散矣詩人稱此人有前勞則必嘗用力於國家者豈其無定見無堅志一得

志而變其所守者歟

敬慎則詭隨無所施近有德則詭隨遠矣此教以勿縱詭隨老成忠厚之心也

寇虐不知明命而不畏雖民皆受害已自作慝而正道猶存其害尚小若詭隨之積使正道敗壞敗壞之積至於全反則有大可憂者矣故女雖小子而所為關係甚大則我述王意以相諫亦不得不大矣蓋詭與正相反小與大相對詭隨不已必致正反小休難

望必致大敗此老成所以憂也謂之大諫者非特為同列也為王也為國天下也故前言以定我王又言以為王休終又推原王之本心而託以告蓋王雖無道而其相愛之本心豈欲女縱詭隨以敗國家哉

文武君臣以德化政治平天下大雅諸詩以其大體言之其後衰微君臣之所為不一皆不與治同道故民勞諸詩亦以其大體言之周之興也君聖臣賢而其得人也盛君仁臣忠而其為謀也敬及其衰也君

昏而臣詭隨矣君臣自聖而謀不遠矣方其治也天命人歸而天下和平及其亂也民勞民怨而帝疾威矣此其相反者其大體皆如此至其所以救則惟恵民敬天而鑒殷終不出於大雅之正道此又小雅之所未備者也故即此而論二雅之正變大小豈不尤可歎乎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于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

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天之方懠無為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

邦維屏大宗維翰懐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壊無獨斯畏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出話不合理則為謀無遠慮皆由不法往聖而心無依據不出誠實而心皆欺罔此謀所以未遠也為猶未遠總合上文而與卒瘅相對易不為末者將諫而欲其從言能從而猶可逺也大諫説見篇末

憲憲者欣欣然踴躍而喜事泄泄者沓沓然怠緩而

廢事不過於動則不及而息此出話為猶所以不然不遠也參合聖道而不乖謂之輯紬繹義理而可悦謂之懌辭能如是而依於聖本於誠則民無不定無不合矣無然者戒其不可為輯懌者教以所當為

前章言其不善謀此下三章言其不聽人之善謀言我以同寮情義之厚而從爾謀爾既不聽而又笑之然猶不責之而戒之又舉先民之言謙巳而冀其從焉忠厚之意也

四章言不特見笑而且見譃不一則棄善人侮老成而憂愈甚矣故直言以戒之然小子本指此人而若泛言自稱老夫而又曰耄忠厚之詞也多字對首章末字未猶可也多則去道遠而禍愈近矣故下文言禍將及身後章則言禍及於民

五章傳謂戒小人愚謂前後皆戒同列不應此忽戒小人只當以戒同列夸謂大言而為夸誕毗謂卑論而為附會惟靡聖不實故如此憲憲泄泄囂囂譃譃

威儀之迷可知笑謔老耄善人載尸可知莫我敢葵無善人故也故民遭喪亂以終卒瘵之意

六章以下泛言導民修德敬天之事盖導民在于修德修德在于敬天也六章言導民之易若自立辟以導之則民易于辟矣以起下章

价大也愚謂价兼介助意盖言大德之輔臣也价人大師以上下言大邦大宗以内外言懷德即夫子所謂君子懷德言常思念其德也宗子䏜价師邦宗舉

親以見疏也維城賅藩垣屏翰舉大以包小也此即中庸九經之目帝堯俊德九族百姓萬邦之序也無自無俾無獨無敢皆戒辭

難蹶虐懠以天意言牖民明旦以天道言語天意而每章必以無戒之其意已諄切矣至末章而總言之謂天難天懠之時憲憲詭詭而無能禁止固將見絕於天矣若當天怒天變之時而有所不敢則亦可謂之畏矣然而未也蓋天怒而不敢則不怒而敢矣豈

得為能敬哉故欲敬天者當知天之聰明無所不及必其出入起居動静隱顯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斯可謂之能敬矣蓋天之怒渝者其變也明旦者其常也果能於出王游衍之常一無所忽則雖怒渝之變必無不敬矣豈特無敢戲豫馳驅而已哉詩人論敬天之功至於此可謂極至矣非深知聖人之學者能是乎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

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
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
是力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
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文王曰咨咨女
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
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
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
晝作夜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

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天仁而曰疾威天命之理至善而曰多辟有物必有則而曰匪諶故知其為怨天之辭然曰有初鮮終者性習也習乃人為之而非天也以此自解固足以解

其怨天之意而不能不致怨於人矣含蓄其意而不發故此章不言其君而止言民泛言其理而不言其事所以為詩之首章蓋優柔不迫尤得刺之體次章而下本刺厲王而借紂為喻與首章全若不相涉者然味其間莫非有初鮮終之意以見厲王之無道乃其自為而非天故曰女興是力曰天不湎爾以酒匪上帝不時皆此意又一詩之血脉也其借紂為喻者以厲王暴虐不可以正諫也厲王惡與紂同然

紂惡非一此詩所言正指厲之惡名紂而實厲者也首章次章言厲王用人之虐次章以彊禦掊克相對言有暴虐者有聚歛者天降此人以滔德而王乃興起用之使力為此以害民也

三章乃言彊禦而寇攘者有甚於掊克蓋以暴虐之人行聚歛之政其害尤甚故下言民怨謗之無極

四五二章言王在已之惡言王以勇猛之氣為歛怨之事反以此為德者由其不明已德而左右前後之

無人也此此厲王為惡之原故反覆而極言之歟言厲王既不明其德而又湎于酒此為惡所以愈大也既愆而靡明靡晦號呼而圖晝夜皆氣健之為也

蜩螗皆蟬也如螗鳴如沸羮皆亂意也小者大者幾於喪亡矣而且由此而行不知變也奰怒覃延也鬼方遠夷之國也言自近及遠無不然也

七章言雖左右前後無老成人然文武之道布在方策令不聽用則將墜於地矣舊𦾨人與典刑言前言

民怨近喪此言大命以傾則國必亡矣可不慎乎厲王之心以天下未亂已可以自肆故益為暴虐而不知已乃本也本撥則枝葉隨之而顛沛矣夏殷之亡政如此故詩人先發其立心之病而後告以藥病之方使知立本之道無他惟在監殷而已矣此雖至理之言而深中厲王之病尤切厲王之身雖極譏刺而并寓教戒愛君忠國之心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

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廷内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無易

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於

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靡哲不愚者蓋生稟過人而所為迷謬用聰明為不善者也庶人之愚乃稟賦之偏謂此為愚不足為怪

若哲人之愚者質非不美而習為不善乃自反戾其常性者曾庶人之不若矣程子曰所謂下愚者自暴自棄者也又曰所謂下愚者往往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究其歸則誠愚也此詩所謂哲人反戾之愚正此意也武公以如圭如璧之資為載號載呶之行以其資質而言豈非哲人與以其言行而觀則其愚也亦甚矣至是而深有悟故雖槩舉令人之言而實為切已之病其悔悟深切如此然不明言只為泛論

所以為詩之首章也大牴詩之首章泛論起辭而中含本意亦首章之體也

次章承首章維德之意言反戾其常者欲復其性則用功當如是也故章首四句亦只泛說道德下文方言行道德之工夫故傳以故必二字言之人道原於天而德得於已故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非有二致也以烈文之詩參之疑首四句有成說故引之以起論歟謀猶道德之施於人者威儀道德之發於已

者訏定以盡治人之政敬慎以盡治巳之功覆接上文故先政後德又武公有國者也故其言如此訓順道德自然之效民則修為所致之驗及其成功而一者也

三章方是入題其在于今武公反巳而自述其過也謂巳所以迷亂顛覆者皆原于酒而湛酒也雖惟湛樂之從而弗念厥紹然不求先王而能執明法乎蓋明法傳之先君本之先王即巳所當紹者也弗念則

弗求弗求則所執非明法而可弗念乎弗求故政迷亂弗念故德顛覆顛覆本於湛酒武公可謂知過之原矣故言巳之德政與訏謨敬慎之相反者而曰興尚也謂今猶如此乎所以見其為悔也先政後德者順上文也又有國者也

肆故也令也繼事之辭也言今湛酒顛覆非天所尚如彼泉流急宜治之毋使淪陷而相與以亡言知悔則當速改也是以為政之道當由内而外由近而遠

由小而大由處常而應變慮無不周備無不飭可也
皆為人戒已之辭此章專言政與訏謨相應
承上章言政既無不備又當定民守法以戒不虞不
可以政既備而怠慢也欲戒不虞尤當修德蓋謹言
慎儀皆修德之事而出言尤所當謹故取喻于白圭
而深致其戒焉此於章内承上起下終前為政之説
發下修德之端詩有此體也
六章專言慎言而并及其效

七章專言修德之功夫言敬其儀而修之於外者既常戒懼自省惟恐有過矣尤必於不睹不聞之地而致其戒謹恐懼則修德工夫極致矣尚庶幾也無禁止也皆為他人命已之辭觀傳三當字可見下章乃言其效

上文修德之工夫極矣此言為德而使之盡善盡美慎止而不愆于儀不差于理不害于義則民之法之真如投桃報李之必然矣此極言修德之效下文微

發聽言之端以起下章此詩自其在于今至此文意接續血脈貫通故有異章而辭相連同章而意中斷相連以終前詞中斷以起後說其間意脈各相貫通大篇長章之體自然有如此者故大雅諸詩不可以常例論若泥章句而觀則但見其繁雜而不見其統緒豈足以盡詩人之旨哉

九章托興更端言溫恭者進德之基址也既有其基而不善於聽言則亦無以進其德矣武公未醉而溫

恭亦既有其基矣况悔過之始又用功之一初也然年既耆艾其教我者誰與故爲他人之辭以聽言從違不同智愚相遠者告己使自審其所處盖雖泛言而實自道武公欲卿以下交戒之意於此尤見

聽言之患有二焉有能聽而未知善否者有昏亂而不聽人之言者十章與下章分言之言能聽而未知臧否者亦有二焉有氣質愚下而不知者有志氣盈滿自以爲知而實不知者故歎息而告之謂爾未知

臧否也人之教爾既詳切而爾又長大如此亦宜有知矣儻能虛已以受雖多而不自滿則未知者可以早知早知則豈有反晚成者乎若武公者既成矣而患於盈

十一章言昏亂不聽人誨者既藐於人之誨而又以教為虐則其夢夢尤甚矣故上引天下述已於乎告爾所以戒之為尤切蓋人固有能聽人之誨者然耄則易昏武公令雖無此患然自發其耄者言既耄則當

知而愈戒也曰盈曰耄皆所以自警也我生者命已者自謂也

上章分言聽者末章極言不聽言之禍言聽我之謀則猶可以無悔况天運方艱吾言易從而天道不差若不聽吾言而回遹其德則民大病而必亡矣不特終前聽言且深自提省當從卿以下交戒也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

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　為謀為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

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
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
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維此聖人瞻
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維
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
荼毒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
不順征以中垢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

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

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民之罔極

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

作爾歌

周室甚盛而忽衰我不殄之憂非一日矣而倬然明

大之昊天何不我矜而使我憂之不絶耶不殄謂自

今以後塡兮謂自始至今

四牡則征行不止旟旐則飛揚不定言征役不息也亂及諸侯諸侯皆將滅亡而無復有國禍及生民生民皆將灰燼而無復有黎亂以政治言禍蕉寇戎饑饉言孔棘我圉知有寇戎稼穡卒痒知有饑饉國步斯頻言國運自此頻促矣四牡旟旐傳以為民見而苦之自此至第四章皆征役之怨辭愚謂以第四章推之意作詩者自述其征役之苦下文其身歷目見者故深歎而極哀之

資者可嗟歎也所居所往禍亂如一而皆無以自存然君子維持天下秉心豈有所爭不知誰為禍階而至今為病誰必有所指猶此何人哉之意憂怨之深也

念我土宇言其不在鄉居而念之也自西徂東而靡定言其征行而不得息也孔棘我圉言其在邊而見病尤多且甚急也此必在邊而適有寇戎之禍故其言如此覲下文亂況斯削可見以此章推之則第二

章三章所言皆作詩者自述可知矣

作詩者言王豈不為謀為瑳然我親見天下之亂邊圉之削矣今告王以憂恤誨王以序爵宜必見用如濯熱而王不能用則將相與陷溺耳後二章言憂恤後六章言序爵

此與下章言憂恤之事世亂則賢人隱令賢者以世亂皆願為農而不願仕是王無賢也

此言中國之人既危且極無旅力以念天禍是王無

民也無賢無民豈非所當憂恤者乎故此二章皆中告以憂恤之事傳疑此詩作於共和之後蓋以滅我為已滅也愚謂立王指厲王共和不可言立王共和之後為宣王無如此之亂蓋滅謂將滅也傳於喪亂蔑資言國將危亡則此滅為將滅亦未嘗不可蓋詩人憂之之辭也前國泯民燼亦然

自八章至我悖凡六章皆中言序爵之事此與下二章言王不能擇相朋友又背義用事者又昧於理既

使民眩惑而狂亂尤使已進退兩難而不敢諫王焉用事之愚人即已之朋友也畏謂畏王之暴忌謂忌朋友用事者之譖

十一章言用人顛倒使民貪亂荼毒不止於狂而已大風所行之隧必有所出之谷君子小人之道必有善不善之迹良人之為用善而已不順者之所為有隱暗而藏於中者有汙穢而見於外者亦各有其實焉

凡前章二句興後章只舉一句則前二句興意皆在其中詩多此體此言貪人有傷害善人之實迹意王必聽我言故問焉則以實對然不能聽故誦言如醉問焉則對匪言不能也誦言如醉有所畏忌也悖謂憂之而失其常通前六章皆申言誨爾序爵之憂本於用貪故言序爵為詳

嗟爾朋友以下專言朋友即上章王所用之榮公歟十五十六兩章承上言朋友不我聽而所為益甚民

之罔極回遹未戾者即前所謂貪人也善背謂其行善詈謂其言職涼善背含盜意為民不利職競用力含寇意末章乃明言之

使民回遹而未戾則職盜而為寇矣而涼善背而又曰匪予非盜而何為寇易識職盜難窮今既得其實情故作歌而極言之上章先言譛賢後言害民此章先言害民後言害賢反覆其辭以深惡之